

長白山下多麗人第二部：

烽火春夢 (一)

——幾番風雨燕歸來

剪下一縷青絲留念

夜長夢多。張鳳芝聽了，深以為然，祇得黯然離開青島。

民國三十五年夏初張鳳芝到了青島，尋到我姑媽後，就寫了一封信，告訴我經過情形。此時共產黨正在我的家鄉搞清算鬥爭，死了很多人，青島難民麇集，厥狀極慘。我家是「黑五類」，被「掃地出門」。父親事先得消息，帶着大弟弟，父子二人，晝伏夜行，向青島逃亡，母親帶着兩個小弟弟，一個妹妹沿門乞討，晚上睡在曬穀場一間草棚裡，受盡苦難。因此張鳳芝在青島住了一個多月，始終得不到我家裡的消息。

姑媽祇有一個女兒名叫李家芸，年僅九歲，正在讀小學二年級，張鳳芝在東北原是小學教員，正好成了家芸表妹的家庭教師，因此頗得我姑媽歡心。姑父則不然，因為工作關係，對這個遠自關外來的陌生女子，十分懷疑；後來接到我由東北的回信才釋然了。

張鳳芝住在姑媽家裡，於閒談中，曾透露一些國軍在東北之腐化情形，和我的生活狀況。姑父、姑媽聽了，頗表憂慮，因此勸她不要在青島等下去了，趕快回東北，最好先與我結婚，以免

此時我已由熱河調回瀋陽東北長官部第三處

。早在三十五年元月，美國特使馬歇爾來華，調處國共停火，組織「聯合政府」，北平調處執行部，於焉成立。政府代表為鄭介民，共黨代表為葉劍英，美國代表為馬歇爾之參謀長饒伯森。東北戰區共產黨之代表，計瀋陽為王首道，長春伍修權，吉林饒漱石（或高崗）；這三處代表均聽命於住在瀋陽「中蘇聯誼社」樓上之李敏然（李立三化名）。政府代表先是一蔡將軍（已忘其名），後來改由當地軍事機構自行選派代表參加，美國則派出一些獨狹軍人胡亂充數，因此與國軍時生齟齬。這時戰火已蔓延全國，停火徒具形式。我在東北長官部第三處，負責的就是調處業務。時逾四十年，說句老實話，當時國共雙方，對停火都沒有誠意，完全在敷衍美國而已。我在處理停火案件，去會本處少校參謀趙敏時，文件往往被趙敏時壓住，當時我絕未想到他是潛伏的共諜。那時東北情報最高負責人是東北行轅第二處處長文強，他是戴笠手下大將，因為李立三住在「

莊烈

中蘇聯誼社」，政府也派出許多情報人員住在那裡監視他。有一天，我為了業務需要，到「中蘇聯誼社」去會一個名叫陳鴻烈的情報人員，陳鴻烈年輕很漂亮，已官至中校，當我們二人閉門正談到緊要關頭時，突然闖進一個日本女郎，年約二十歲，面貌娟秀，一身粗布衣裳，腳上穿了一雙敲掉了冰刀的黑色溜冰鞋，衣着簡陋，仍不掩其美。原來她是陳鴻烈的情婦，就要被遣返日本，特來向陳鴻烈辭行的。陳鴻烈和她說了幾句話，便把我一個人丟在那裡，匆匆與那個日本女郎走了。大陸逆轉，我到了臺灣，有一天，我經過國防部大門口，看見陳鴻烈出來，原來他也到臺灣來了。文強玩日本女人更妙了，東北長官部日本橋管理處經理組長王某（人在臺，姑隱其名）已四十多歲人了，却討了一個十七歲的東北新娘，麗質天生，能歌善舞，明艷照人，真是長白山下的大美人。王某老牛吃嫩草，意猶未足，又和一個日本情婦「暗渡陳倉」。原來那個日本女人擅素女之術，事為文強偵悉，頗思染指，便向王要求割愛；王本來捨不得給他，後來被處長李修業知道了，便警告他道：「文強是特務頭子，

你敢惹他。」王祇得屈服。那日本女人，雖琵琶別抱，却不忘舊情，臨行時，剪下一縷青絲，用白綢包着，送給王某作爲紀念。

人心變了豈真造孽

當時到東北接收的軍政人員，鮮有不玩日本女人者；日本婦女爲饑餓所迫，亦罕有完璧。中外雜誌第二二二期拙作：「白山黑水蔡婦淚」曾記述在東北之日本婦女，爲逃避俄軍之姦淫獸行，紛紛把頭髮剃光，改扮成男人模樣，當時日本婦女之處境，真是悲慘極了。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日軍傷亡太大，壯丁被征調一空，日本婦女，成羣結隊，環繞在日本皇宮護城河邊，跪在地上哭泣，場面十分淒切。

中國古詩：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裡人。」聞道西涼州，家家婦女哭。「讀之令人酸鼻。挑起大戰之日本軍閥，雖萬死難贖其咎，連他們自己國內的婦女也遭到悲慘的遭遇也是沒有想到的事。孰料日本政客，如首相中曾根康弘等，竟到「靖國神社」向那些被盟軍軍事法庭處決的戰犯靈前膜拜，真是死無心肝。

張鳳芝辭別了我姑媽，仍循原路由青島坐船到天津，再由天津換乘北寧鐵路火車到關外；一路上歸心似箭，到了山海關，亦未下車去看同學王文華。到了錦州市，她下了火車，叫了一部馬車坐上去，直奔城南閻家窩棚。閻家門房聽見車聲，見是張鳳芝來了，便進去通報閻太太；閻充正好也在家裡，於是夫婦二人一齊迎了出來，三人來到客廳坐了，閻太太關心的道：「二侄女！

妳一去一個多月，到現在才回來，我擔心死了；妳爸爸媽媽都來信打聽妳。」說着拿出一疊信來遞給她。張鳳芝看那信，除了爸爸媽媽的外，還有鳳榮大姐的，原來吉林已通車，大姐夫婦已由綏中到吉林去了。

想起自「八一五」日本投降後，好像換了兩個世界，到處兵荒馬亂，短短數月，歷盡多少憂患，吃盡多少苦頭，所幸家人無恙，想到傷心處，不禁串串淚珠滴落在信紙上。閻太太看了，吩咐僕婦道：「快去打盆熱水來！二小姐洗臉。」又向張鳳芝勸道：「二侄女！快不要難過了，人回來就好了。」張鳳芝洗過臉，便把到青島的經過，說與閻充夫婦知道，又道：「我本來還想在青島等下去的，健倫的姑媽擔心他人心會變，所以勸我趕快回來。」閻太太聽了，愀然不語。

張鳳芝看了甚是納罕，問道：「大嬸！妳怎麼了？」閻太太道：「二侄女！我對不起妳。」說着流下淚來。張鳳芝看出情形不對，便道：「大嬸！有話直說，我不怪妳。」閻太太望了閻充一眼，道：「你天和莊參謀在一起，知道得最清楚，你就照實說吧。」閻充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莊參謀相貌不錯，那裡想到會是這樣的人？」張鳳芝聽了一驚，道：「到底出了甚麼事？他人現在那裡？」閻充道：「現在他已調回瀋陽長官部去了，妳回吉林，路過瀋陽，可去找他，看他如何對待妳？」閻太太接着道：「妳去瀋陽找他，叫他給妳一個交待。」張鳳芝道：「如果他真的變了心，我去找他，彼此尷尬，我千辛萬苦跑到青島接他父母；他見了我，表面人情一定會作

可是那種虛情假意，我更受不了，我到了瀋陽絕不去找他。」她個性剛強，縱有滿腹委屈，祇有含淚吞，絕不向人乞憐。因此在閻家窩棚再待不下去了，便向閻充夫婦告辭道：「吉林已經通車，我離開家快一年了，我好想家，現在就走，事情已成過去，請不要再爲我擔心。」閻太太道：「妳到了瀋陽，一定要去看莊參謀，看他怎麼說？」張鳳芝並未置答，提起旅行袋就向外走。閻太太知道留不住，悄悄向僕婦吩咐了幾句，又向張鳳芝道：「河套風沙太大，不好走，我叫人套車送妳到火車站。」三人來到大門口，馬車已等在那裡，閻老爺子手執馬鞭坐在車上。原來閻太太不放心，才吩咐僕婦去請老爺子駕車，送張鳳芝到火車站，親眼看着她上火車。

張鳳芝坐上車，閻充夫婦道：「回去向妳爸爸媽媽問好，我隨後就寫信去。」張鳳芝答應着，閻老爺子揚鞭一揮，喝聲：「嘯！」馬放蹄奔去。到了火車站，閻老爺子停好車，搶着買了火車票，又買了一個點心匣子，和一些水菓，陪着張鳳芝一齊上火車，找到座位，道：「二孫女！妳學問好，心地好，好心有好報，到了瀋陽，一定要去找莊參謀，看他怎樣對待妳？千萬不要胡思亂想，看開些。」又指着那盒點心道：「路上餓了，隨便吃些，別餓肚子。」

張鳳芝道：「老爺子！妳儘管放心，我會好好活着，到了瀋陽，我不會去找他，自討無趣。」閻老爺子嘆口氣，沒再說話。汽笛響了，閻老爺子走下車，看着火車緩緩開出車站，搖搖頭嘆道：「造孽！」

流下兩串長長淚珠

張鳳芝到了吉林市，走出火車站，叫了一部馬車坐上去，吩咐車夫道：「江沿廂紅旗胡同。」馬蹄得得！在馬路上奔馳着，她由車上望出去，但見北山仍舊，松江依然，祇是街上到處都擠滿了穿草綠色軍衣的大兵，在這一年中，不知經過多少驚濤駭浪？現在終於又平安回到故鄉，一時百感交集，不知是喜是悲？摸摸臉頰，已流下長長兩串淚珠。到了廂紅旗胡同下車，遠遠望見居住了多年的家門，眼淚又不禁奪眶而出。她快步奔過去，大門緊緊關着，闖無人聲，一切和過去一樣，她每天都在這個大門進出，不知怎的，這次回來却突然感到陌生了。她佇立門前良久，不敢動手去按門鈴，莫非這就是「近鄉情怯？」她心裡想。忽然呀！的一聲，大門開了，大弟弟曉松正站在門裡，兩人同時都愣住了，還是曉松先開口：「二姐！你終於回來了。」她把手上旅行袋遞到曉松手上，道：「我好累！爸媽呢？」曉松道：「在屋子裡，快進來吧。」兩人來到院中，曉松道：「二姐！妳到青島去了？」她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曉松道：「你要請客。」她道：「爲甚麼？」曉松道：「二姐夫來信了，妳答應請客，我就把信拿給妳。」她聽了心頭一震，好像觸電一般，心想莫非他並未變心，是我誤會他了？」走進屋子，匆匆見過雙親，甚麼話也來不及說，便要信來看，祇見信上開頭寫道：「岳父母大人尊前敬稟者：」她長長吐了一口氣：「天哪！我好糊塗，一直在錯怪他。」再繼續看

下去，不但情辭懇切，謙恭有禮，結尾署名小嬌莊健倫叩稟。她看完信，喜上眉梢，才把別後情形，詳細說與雙親知道。當天晚上，輪在床上興奮得一夜沒有闔眼，第二天早晨起來，與雙親說明，又匆匆趕往火車站，登上開往瀋陽的火車。

傻子僂命狹路相逢

三十五年夏天，東北長官部派出一個視察團，由一個保定出身的中將率領，到各部隊視察，我也是團員之一，負責檢查部隊作戰、教育。這天，視察團到了長春，長春是孫立人新一軍的防區，新一軍軍部就駐在著名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舊址。日本自民國二十年發動「九一八」事變，佔領東北，侵略中國野心一直未戢；先把溥儀由天津擄到東北，成立偽滿洲國，將長春更名「新京」定爲偽滿首都。溥儀僅傀儡而已，一切均聽命於日本關東軍司令，日軍爲了加強控制東北，特在長春大興土木，建築了惡名昭彰的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」，外貌雄偉，遠遠望去如一座城堡。但中國人看了這座青灰色的龐然怪物，無不悚然色變；因爲多少愛國志士，在裡面被酷刑拷打，而丟掉了性命。當新一軍接收這座碉堡時，發現有一條秘密地道，地上佈滿了白骨，傳說是日本人用煤氣將中國勞工毒斃，以防秘密外洩。

我們這個視察團，人員衆多，備有專車，掛了十數節火車廂，到了小站，就住在車上，到了大站，就住在鐵路賓館。這天下午，我的工作完畢，洗完澡，換了衣裳，由長春鐵路賓館出來，沿大街瀏覽。忽然迎面來了一輛馬車，車上坐了一位女郎，頭上裹了一條白色絲巾，身着天藍色洋裝，絲襪、白皮鞋，正是數月未見的未婚妻張鳳芝，風姿依舊，祇是人略瘦了些，兩人不期而遇，同時都怔住了。

我迎上前去，扶她下車，道：「妳怎麼到長春來了？」她笑道：「到瀋陽找你呀，路過長春，先去看我一個姨母，在她家住一夜，明天早上再動身。」我道：「真巧，在這裡遇上了，如果錯過了，妳不是白跑一趟嗎？」她笑道：「傻子有僂命，偏偏給我遇上你了。」我笑道：「彼此彼此。」我挽着她的手，一同走進路旁一家新開的咖啡館。這家咖啡館，侍者都是年輕日本小姐，因此生意興隆，光顧的客人，自然都是接收新貴和國軍了。

在喝咖啡的時候，她到青島的前後經過，說了一個詳細。又道：「姑媽不放心，所以催我回來，很對不起，我白跑了一趟青島，沒有達成任務。」我道：「我接到姑父來信了，這不能怪妳。」她道：「信上都說些甚麼？」我道：「和妳現在說的一樣，我問妳，妳經過瀋陽時，爲甚麼不去找我？」她道：「問你呀！你自己心裡明白，我到瀋陽找你，表面人情，你自然會作，可是我受不了那種虛情假意。」我道：「現在妳爲甚麼又來找我呢？」她道：「我回家看到你的信，又改變了主意。」我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女人真是小心眼。」她道：「你另交女朋友，難道不是真的嗎？」我笑道：「我人不是在妳面前嗎？」她笑了。

我道：「妳瘦多了，路上一定吃了不少苦？」她摸摸臉頰羞怯的道：「是嗎？我不覺得。」我笑道：「爲郎憔悴却羞郎。」正說笑間，一個日本小姐過來，問：「還需要甚麼？」我看她年紀很輕，不超過二十歲，生得頗爲秀麗，便問她道：「妳甚麼時候回日本？」她眨眨眼睛不知回答，原來她中國話不太純熟。張鳳芝代爲翻譯，她道：「名冊已報上去了，甚麼時候回國還不知道。」我笑道：「不要回日本了，嫁給中國人好了。」她聽了張鳳芝的翻譯後笑了，又指着我噤哩咕嚕的講了一大堆，我問張鳳芝道：「她說甚麼？」張鳳芝笑道：「她說你很調皮，教我小心。」我看一下腕錶道：「晚上鄧副長官設宴招待視察團全體人員，長官請客，不能遲到，妳把妳姨母的地址寫給我，我吃了晚飯就去找妳。」她寫了地址道：「你快走，到時候我會在門口等你。」

月上柳梢人約黃昏

東北長官部共有三位副長官，一位是鄧洞國將軍，一位是梁華盛將軍，都是黃埔一期的，還有一位是抗日英雄馬占山將軍。梁華盛已發表吉林省主席，馬占山年紀已大，芙蓉膏煙癮太深，不上班，僅是虛銜而已，鄧洞國是長春前進指揮所主任，負責指揮前線部隊作戰。

晚上六點鐘，我們視察團全體人員到了溥儀皇宮——長春前進指揮所，鄧副長官親自接待，並派侍從參謀黃宇仁少校，與我交換意見。因爲我是負責檢查部隊作戰、教育的，非常重要。鄧

洞國溫文儒雅，對部屬從不疾言厲色，也沒有官架子，因此吃飯時輕鬆愉快。（僕役都是年輕貌美的日本小姐，飯後我用徠卡照相機，在皇宮拍了很多照片留念。）走出長春前進指揮所，已快八點鐘了，我在街上買了禮物，叫了一部馬車，趕去與張鳳芝赴約。找到地方，張鳳芝已帶着小表妹和小表弟在門前等候。我進去拜見了她姨母姨丈，姨母是她繼母的胞妹，很年輕，長得不但標緻，風度尤佳，學問也好；可惜嫁了一個鴉片煙鬼。原來她姨丈是河北蘆臺縣首富，在中國北方，很多有錢人家，爲了保住財富，常鼓勵子弟吸食鴉片煙，一旦上癮，便天天輪在床上，不到外面亂交朋友，胡作非爲，反正有的是錢，抽不窮的。可憐她的姨母，正當綺年玉貌，如何心碎？聽說東北變色後，她當了共產黨重要幹部。

視察團人員，每天早上出去，到各部隊視察，晚上回到鐵路賓館整理資料，開檢討會報，工作非常忙碌。我工作完畢，便與張鳳芝約會，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」。長春市，不知留下我倆多少芳踪隱影。長春爲偽滿首都，市容整潔，馬路寬敞，到處樹木成蔭，是一個美麗都市，但經過日本十四年搜刮，百業凋敝，商店貨架上空無一物，日用品極度缺乏，但飯店、咖啡廳却一枝獨秀，尤其是色情場所，更是車水馬龍。

五鬼搬運騙過視察

有一天，我回到鐵路賓館，傳令兵丁鴻民告訴我：「有好幾起游雜部隊，派人來鐵路賓館接洽，請求視察團前去校閱他們的隊伍。因爲找

不到人，最後急了，便把他拉去冒充視察人員，以取信部下。」我聽了，把他狠狠教訓了一頓，警告他以後不可亂來。原來東北剛光復，情勢混亂，有很多人乘機混水摸魚，招兵買馬，擾亂地方。東北長官部高參室，是負責收編地方武力和偽滿部隊的機構，但高參室主任黃大定老氣橫秋，拿不出一套辦法，加上陳參謀總長又昧於情勢，正在裁員整編部隊。因此許多偽滿軍和地方武力，徬徨無依，走投無路，被共產黨吸收了過去，造成不可彌補之損失。

有一個名叫王家善的，日本陸軍大學畢業，曾任偽滿團旅長，光復後，他在長春招集了數千偽滿軍，後來接受政府收編，我去檢閱他的部隊，見都是徒手，服裝亂七八糟。他爲了虛報人數，便用「五鬼搬運」法欺騙我，甲地檢閱完了，再把原班人馬轉移到乙地。這種伎倆，我在熱河第三軍撫任內看的多了，因此我對他頗爲不滿，當面指責他。後來王家善的部隊改編爲暫五十八師，終於在營口叛變投共。

東北失敗最大原因，除了未能善加利用偽滿軍和地方武力外，政治方面高級官員朋比爲奸，貪污腐化，以致人心盡失，每下愈況。軍事方面高級將領飛揚跋扈，恃功而驕，士兵軍紀廢弛，戰志消沉。視察團是代表長官部的，但我們到了長春新一軍部，却見不到軍長孫立人。孫立人是清華大學畢業，又到美國習軍事，文武兼備，但他太驕傲，誤了一生。

譬如三十六年農安之戰，杜聿明長官被圍，幾乎被俘，孫竟坐視，不去救援。又在軍事檢討

會議席上，當面和杜聿明激辯，最後竟拂袖而去。杜大怒，立派趙家驥參謀長，親到南京面報蔣主席，將孫立人撤職；另派五十師師長潘裕昆接替軍長職務。新六軍軍長廖耀湘，係杜聿明一手提拔，始嶄露頭角。在攻本溪湖時，他與配屬友軍八十八師師長胡家驥失和，我被派往遼陽前方了解情況，他竟當着我的面，口出狂言，恣意批評高級指揮官無能，指揮不當。然而不出兩年，他却任遼西指揮作戰時，糊里糊塗的坐在吉甯車上被俘。新六軍是駐印裝備軍，全國最精銳的部隊，不戰而潰，聞者惜之。

大敵當前懵然不覺

在東北無論大小城市，國軍所到之處，到處擠滿了大兵，吃喝玩樂、花天酒地，大敵當前，懵然不覺。我小時候在家鄉，看見西北軍就不是這樣子的，士兵不准到外面亂跑；軍隊開拔都是選在夜間行動，輜重車輛車輪上都綁了稻草，輾在地上，悄然無聲（那時汽車很少）。當地居民第二天早上醒來，才知道軍隊已經開拔了。

新一軍也是駐印裝備軍，武器精良，下轄三個師，計五十師（師長潘裕昆）三十師（師長唐守治）三十八師（師長李鴻）五十師是沿襲國民革命軍番號，歷經北伐、抗戰，有輝煌歷史。三十五年國軍沿中長鐵路北上接收，五十師攻佔德惠後，即停止前進，與共軍隔松花江對峙。視察團在長春任務結束後，即轉往德惠視察，行前我與張鳳芝約定，她先回吉林家中等着，俟德惠視察完畢，即到吉林，那時候兩人再見面。

橋頭堡上國旗飄揚

視察團到了德惠火車站，五十師副師長親到車站迎接，人很胖，挺了一個大肚皮，在炎日下跑來跑去，非常辛苦。我們到了師部，師長潘裕昆已站在營門口迎候。潘裕昆湖南人，黃埔四期，儒雅風流，綽號很多，酷愛攝影，喜歡玩鎗，有名牌手鎗數支。一般師長都是少將編制，潘裕昆却是中將銜，他帶兵作戰很有一套，是一個難得的軍事人材，譬如他將炮兵陣地擺在江岸陡壁上，在水邊挖個大洞，炮位就架在洞裡，因此不易被敵人炮火擊中。松花江對岸是陶賴昭，江上鐵橋並未破壞，潘裕昆特派一個加強排過江，在陶賴昭建立一個橋頭堡，一旦國軍北上接收，即可掩護國軍順利渡江。可惜國軍一直停滯於德惠，以迄東北變色。後來德惠失陷，橋頭堡數十名英勇官兵，猶堅守陣地，寧死不屈；當我飛機飛臨德惠上空偵察時，發現橋頭堡上，仍然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壯哉！

視察團在德惠視察完畢，經評審結果，五十師成績最優，名列第一。我們離開德惠，折返長春，由長春沿長圖鐵路向東抵吉林市，吉林市是吉林省會，位於松花江畔，時值盛夏，江邊到處綠樹成蔭，柳絲拂面，因小豐滿發電廠攔水築壩，江面不寬，水很淺，市郊有龍潭山、北山等名勝，依山偎水，風景如畫。到了冬天，小豐滿發電廠一帶江岸，柳絲松葉凝結成冰，形成一種罕見的「樹掛」和江南的「錢塘江潮」南北輝映，蔚為奇觀。

視察團下榻吉林鐵路賓館，張鳳芝聽到消息，當天下午即帶着胞妹鳳車、表妹招弟，來賓館探望。我換了便衣，與她們三人出去，先到街上買了禮物，然後乘車去張鳳芝家裡，拜見岳父母。進了大門，岳父母已衣冠整齊迎出院中，我見過禮，進客廳門的時候，方要舉步，見鳳芝的堂妹鳳蘭，手上拿了一個生餃子皮，兩手用力一捏，把餃子捏好。原來這是關外風俗，新女婿第一次上門，捏一個生餃子，煮熟吃了，可以百年好合，永偕白首。我獻上禮物，岳父送我一枚翡翠戒指，岳母送了一付銀簪，鳳芝送了一條項鍊。吃過飯後，大家坐在客廳說話，姨妹鳳車怕我累了悄悄拉了我手一下，示意我跟她走，我跟着到了她的臥房，她將被褥鋪好，拍拍枕頭，要我躺下，然後她端來一個大玻璃盤子，裡面裝滿了蘋果、乾核李子和糖炒栗子，她挽起衣袖，露出手臂，也躺在我身邊，挑那大個的李子，向我嘴裡塞，又削蘋果，剝栗子給我吃，原來她還未滿十四歲，一派天真無邪，可愛極了。第二天，省主席梁華盛在省府招待所，設宴招待視察團人員，並送每位團員一盒「哈蟆酥」，那是吉林特產，營養價值很高，我沒吃，轉送了岳父大人。

石覺口述戰史有誤

民國三十五年，國軍士氣旺盛，攻勢銳利，共軍「望風披靡」，國軍由吉林沿長圖鐵路，向東推進到拉法，終因孤軍深入，被共軍用「以大吃小」戰術，將拉法守軍一個團吃掉，團長被俘，國軍首瞻敗績，乃退守老爺嶺一帶。視察團在

吉林先觀察市區新六軍第二十二師，師長李濤儀表英俊，手腕靈活，晚上特別開晚會歡迎我們，由師部康樂隊演出，節目有歌舞、話劇、相聲等，我帶了鳳芝鳳車同去參加，貴賓席上準備了茶點、糖菓，我挑了一粒塔形糖菓，剝開錫紙，放進嘴裡，咬破後流出一種液體，有濃濃酒香；我正想吐掉，鳳芝看見笑了。

我道：「妳笑甚麼？」她道：「這是俄國巧克力酒糖，名貴得很。」我道：「這糖裡面包的就是酒了？」她道：「正是。」我笑道：「我成了劉姥姥進大觀園了。」

第二天，我們到樺甸、磐石，視察第十四師的部隊，十四師和五十師一樣，也是沿襲國民革命軍番號，師長龍天武，湖南人，非常苦幹，但頗好色，有一隻眼睛都瞎瞎了。晚上龍師長在口前師部演平劇招待我們，演出戲碼有「鐵公雞」「宋十回」等。那時部隊經費充足，每個師部都有話劇團或平劇隊。以後我們又陸續到東豐、西豐、農安、懷德等地，視察了青年軍第二〇七師，和七十一軍第八十八師。

青年軍知識水準較高，不易統馭，稍一不慎，就會出事，如第二〇五師（師長劉安祺）在貴陽時，為了球賽士兵就曾打過貴州省主席楊森。我們對二〇七師的評分很差，後來二〇七師旅長龐宗儀還受連累坐過牢。第八十八師師長胡家驥因案撤職，換了韓增棟，胡家驥撤職經過，我在中外雜誌第二四二期「此情可待成追憶」已有敘述；孰料四十年後，我在臺灣看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，「石覺先生訪問紀錄

」對胡家驥記載，多有謬誤；如硬在喉，特予補正。石覺在訪問錄說：「胡家驥能力甚強，作戰經驗豐富，杜聿明聽了廖耀湘的報告，就將胡師長撤換。」事實不是如此，胡家驥是配屬友軍，又是廖耀湘的黃埔前期老大哥；廖耀湘太驕，竟直呼胡家驥的名字，對胡家驥作戰部署又干涉太多，胡家驥受氣是真的。當我奉命與廖耀湘的參謀長趙震到陣地察看時，胡家驥不但口不擇言，亂發牢騷；最後竟丟下我和趙震不理，一個人悄悄跑到瀋陽向杜聿明訴苦去了。身為師長，陣前擅離職守，論法當斬。石覺又說：「杜聿明以非帶兵作戰出身幹軍需的同鄉韓增棟，繼任八十八師長，以致戰力大受影響，而在四平潰滅。」更與事實不符。韓增棟與石覺為黃埔同期同學，韓增棟原在胡宗南部隊當師長，以能打硬仗著稱，因此杜聿明與胡宗南借調他繼任八十八師長。後來共軍以數倍兵力圍攻農安；韓增棟奮戰不退，終於在農安靠山屯陣亡。這是國軍出關以來，陣亡的最高將領，韓增棟將軍忠魂，已入祀忠烈祠，不容任意誣毀。至於杜聿明撤換第二十五師長劉世懋，係因劉世懋作戰不力；這原是軍中常事，不足為怪。而且杜聿明出身二十五師（關麟徵任二十五師長時杜是副師長）與二十五師更有一種特殊感情，如非萬不得已，絕不會撤換師長；石覺以此非議杜聿明，有失公允。

石覺為甚麼對杜聿明不滿呢？這是有原因的，因石部到熱河接收，孤軍深入，戰線太長，石覺屢向杜聿明要求增派兵力，而東北戰區遼闊，兵力已不敷分配，自難滿足石覺的要求；無法抽

調兵力到熱河，因此石覺便對杜聿明產生誤會。「我是管作戰的，內幕非常清楚，記得有一次，石覺由承德拍到長官部一通急電，道：「惡戰將臨，請速派兵支援。」杜聿明正臥病在床，參謀長趙家驥在電文上批示：「空軍業已備妥，一有戰事，即可出動支援。」副長官梁華盛也在電文上批示：「為開兄：惡戰將臨，必有徵候，請兄示知。」後來證諸承德並未發生戰事。又有一次，第十一戰區長官孫連仲，拍給杜長官一通電報，原來是孫連仲應石覺託託代向杜聿明告急的。由這兩件事可以證明石覺對杜聿明是如何的不諒解了。

分手前夕兩情依依

到東北接收的國軍，共有九個軍，有些軍長個性乖僻，不聽指揮，影響戰局頗大；杜聿明乃施展鐵腕，先後撤免了二十五師師長劉世懋、八十八師師長胡家驥、新一軍軍長孫立人等，因此杜聿明在東北時，尚能維持常勝局面；杜聿明一離開東北，便江河日下，局勢全非。到東北作戰的九個軍，除第五十二軍，由營口撤出，到了臺灣外，餘均全軍覆沒。石覺在訪問錄說：「東北軍第四十九軍、第五十三軍開赴東北作戰，並未見有何特殊表現，先後在熱遼邊境瀋陽潰滅。」寧非「五十步笑一百步」乎？

視察團在吉林任務結束，我到書店選購了三本小說，並在扉頁簽了名，準備送給張鳳芝作紀念。晚上張鳳芝來了，我告訴她說：「我們在吉林休息一天，後天就回瀋陽了。」她說：「明天

中午，我來接你，請你到松花江畔『醉春樓』吃白魚，給你餞行。」白魚產在松花江，肉細味美，天下知名，是清帝御膳房的珍品。我道：「有幸到松花江吃白魚，畢生難逢，我明天早晨先餓肚子。」她道：「爲甚麼？」我道：「留着肚子中午吃白魚。」她笑道：「老饕」。我拿出三本小說向她道：「這是三本名著，女孩子最喜歡看，送給你作紀念。」她道：「我聽人說，這三本小說，都是悲劇收場，我可不希望步書中人物後塵。」我笑道：「傻丫頭！小說就是小說，那能當真？」她道：「你走」，那我呢？」我道：「你可以到瀋陽去找我。」她道：「吉林女師下聘書給我，要我擔任講師，我說我要結婚了。」我道：「吉林女師不是你的母校嗎？應該去。」她道：「因爲你住在瀋陽，所以我辭掉了。」我道：「我正在設法接我父母出來，等他們二位老人家到了東北，我們再結婚，你作一個孝順兒媳婦，不更好嗎？」她聽了默然。因爲她知道介紹人閻充夫婦每次和我談到結婚的事，都被我藉辭拖延，不想面對面談，還是一樣，她心裏想會誤會過我一次；這次要特別謹慎，不能再負氣。心裏雖然不快，面上仍露出笑容，何況我第二天就要回瀋陽去了。晚上回家她又失眠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與張鳳芝到「醉春樓」吃白魚，飯後便到她家向岳父母辭別，岳父向我道：「你和鳳芝的婚事，有甚麼打算？」我道：「等我父母出來，就結婚，這是我多年的心願。」岳父道：「那也好，但願不要拖得太久。」我答應說：「是」。(未完待續)

中外雜誌社北美總經理處地址電話

本社爲簡化並集中海外發行業務，北美地區委託世界日報暨世界書局總經理，嗣後北美地區讀者及代銷書店請逕向下列地址接洽爲荷。

紐約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377 Broadway
N. Y. N. Y. 10013 U. S. A.
TEL: (212) 226-5131

洛杉磯世界日報

CHINESE DAILY NEWS BOOK SECTION
1230 Monterey Pass Road
Monterey Park, CA. 91754 U. S. A.
TEL: (213) 261-6972

舊金山世界日報

WORLD JOURNAL BOOK SECTION
210 Mississippi St.
San Francisco, CA. 94107 U. S. A.
TEL: (415) 626-1798 (415) 626-3628

芝加哥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2235 S. Went Worth Ave
Chicago, IL. 60616
TEL: (312) 842-8080

華盛頓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807 8th St. N. W.

Washington D. C. 20001
TEL: (202) 789-4112-3

夏威夷世界日報

World Journal
Queen Emma Building
1270 Queen Emma St. Suite 605
Honolulu, HI. 96813

聖荷西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1710 Tully Road
San Jose, CA. 95122
TEL: (408) 238-1687

多倫多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305 SPADINA AVE.
TORONTO,
ONT. MST. 2E6

加拿大

TEL: (416) 362-1788
W. J. BOOKSTORE
155 EAST PENDER STREET
VANCOUVER. B. C. CANADA
V6A 1T3

TEL: (604) 688-3018